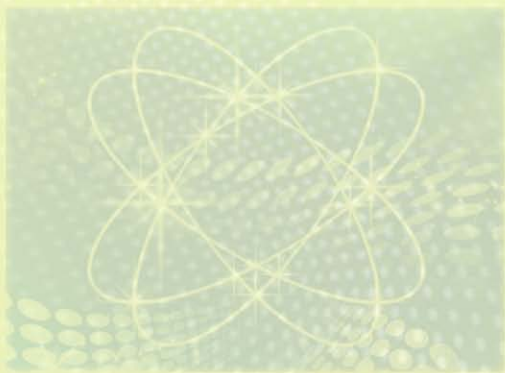


夜 寒

赵墨非 著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寒 / 赵墨非著. — 石家庄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375—6679—7

I. ①夜… II. ①赵…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6622 号

夜寒

赵墨非 著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邮编:050061)
印 刷	石家庄燕赵创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目录

引子 末日回忆	(1)
陌生来电	(5)
First Class	(17)
小公主	(27)
日常与非常	(41)
下午茶	(59)
夜的颜色是红	(69)
异变！异变！	(81)



目录

镜与钟 (97)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Google 一下，你就

知道得太多了 (117)

天使幽灵 (137)

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 (153)

考拉 vs 猫 (173)

Death and Rebirth (195)

尾声 迎新 (203)



引子 末日回忆



人在临死前，会想到什么呢？

快乐的事？悔恨的事？无所谓的事？

第一次在恋人身边醒来，看到晨光把她的长发染成金色？

如果当初听从朋友的劝告，就不会身败名裂，落魄一生？

今天晚上煮米饭的水，是不是放得太多了点？

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吧。

现在，我倒在冰凉的石英石地面上。

好多血，好多血，简直像要把整个世界染成红色。

疼痛，恐惧。

就是这样的时候，我想起的却是一件并不怎么算得上是里程碑一样的事。

夜寒

那是四年前，我作眼球手术的时候，准确地说，是 2009 年 6 月 16 日。

据说是国内的第一例全眼球移植手术，换句话说，我成了小白鼠。

那真是一次可怕的经历。

也不知道是麻药打得不够充分，还是固定眼球的手法未尽完美，抑或这对新眼球的捐献者和我八字不合……唉，毕竟是国内第一次，出点小情况，也怪不得别人。最多，也就是对老天给我的那对原装眼睛质量不过关发发牢骚吧。

总之，和医生事先安慰我的大不一样，很疼，疼得人意识模糊，却一动也没法动。

像上刑具一样。

手术只有一个小时，可我却觉得长得像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终于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不过，这只是开始。

当然啦，手术刚结束，伤口愈合之前，眼睛还是看不见，甚至不能睁开。

在该看到美丽的世界的地方，只有无数暗蓝色的，丝带状的幽灵旋转着，像水母缓慢地飘来飘去。

眼球稍微转动，就疼得要命。

半梦半醒一样的感觉。

疼痛一直继续，不断挑战我忍耐力的上限，人体自我保护

的麻木感，不过是杯水车薪。

想出声喊叫。

排斥反应格外强烈，抑制免疫的糖皮质激素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仍然什么都看不见，黑暗中只有不断的疼痛。

像在无底的电梯井里，被疼痛包裹着下坠。

我在醒着的时候呻吟，在梦中尖叫。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但是，如果说这就是在地狱里一样的痛苦，那多少有点不够准确。

在地狱里的人只是受苦而已，对他们，苦难就像我们吃饭睡觉一样平常。

而躺在病床上的我，虽然觉得难受，心里却殷切期盼着一切结束后，能重见光明。

是怀着希望的，是向前方眺望的。

而此刻，我躺在冰冷的石英石上，脖子被切开了，血早在我倒下的过程中喷得差不多，现在正像间歇泉一样，随着心脏越来越弱的搏动，一小股一小股涌出。

地上深红色的境界不断扩展，像海面上扩散的原油。

要死了啊。

就是现在这种，真的快要死掉的体验，召回了之前，无助地躺在病房里那样的感觉。

似乎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境地，我却想起了之前满怀希望

夜寒 
的时刻。

切肤的，地狱里一样的痛苦，却还在渴求着希望，追寻着前方的命运的感觉。

一方面，那种感觉，是最接近死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那种感觉，又最强烈地提醒我：我还活着。



陌生来电



要说清我是怎么落到前述的那步境地，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从头讲起，总是一定不会错的。

我叫墨非。

这个姓不多见吧，我很为此骄傲哦。

高中结束，我幸运地考上了清华大学。

习惯了高三的紧张节奏，大一似乎有点太清闲了，一下子有了这么多自己支配的时间，不知道该花在什么地方合适。

所以，我往家教网站上递出简历，提供高考的课外辅导。

一方面自然是想赚点外快；另外一方面，高中辛辛苦苦读了三年的东西，到了大学却发现一点也用不上，总有些不甘

心，不如用这种方式，让这些已经报废了的知识再发挥下余热。

虽然，作为大一新生，我在教书方面可说是既无经验可凭依，也无业绩可吹嘘。不过，看在我颇为堂皇的高考成绩份上，我也算是先后揽到了几笔活计。而且，至少按我自己的判断，我多少还是教给了我的学生一些东西吧！

三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正为教室硬邦邦的桌椅让人难以入眠而辗转反侧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我从半梦半醒的迷离状态惊了起来。

“喂？您是哪位？找家教吗？啊对，是我！”我迷迷糊糊地抓起手机来大喊大叫一气。

随着睡意渐渐消散，我忽然有种被什么人盯着的感觉。

猛地，我发现，整个阶梯教室里的所有人，包括讲台上正颤巍巍地扶着眼镜片的老教授，都齐刷刷地把含着各种意味的目光投射向我，好像看见了外星人。

呃，原来还在上课啊……

“对不起……”我躬下身小声嘟囔了一句，也不管老师听没听见，把腰弯到桌子下面，躲开四面八方刺人的视线，迅速溜出后门。

“刚才我在教室里，”我对着手机解释：“现在可以说了，您有什么事？”

“哦，那好。是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口气非常柔和和礼貌。过犹不及，让我觉得很是做作。“我们家有两个孩

子，今年毕业班。正准备高考，想找个老师辅导一下。”

“哦，您是他们的父亲？”我用非常善解人意的口吻说，“现在这种紧要关头，家长总是最操心啦……”

“不，我是她们家的管家。”

“啊？”

管家？

要说也算是非常熟悉的名词，但说到真有什么人以此为职业，却总觉得有点遥远。

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呢……我不由遐想。

“啊嘞，你在和谁打电话啊？”

咦，听筒里传来了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似乎是个女孩子，声音显得有点距离感，但还是听得很清楚，大概她就在打电话的这个自称是管家的家伙旁边吧。

“是联系家教，大小姐。”

继管家之后，大小姐也出来了……这一家子人，要是每天都这么称呼，累不累啊？

看来她是长女，那么学生应该就是她了。

“哦？”女孩的声音听上去饶有兴趣。“把电话给我，让我见识见识我们未来的老师。”

“遵命，大小姐。”

一阵喀啦喀啦的尖锐声音，我觉得仿佛是自己的耳朵在管家和少女的手中交接。

“喂，老师好！”一个少女声音那么盛气凌人，让我的整部

夜寒

手机都打了个激灵。

不过这声音的确有活力，又很甜美，极诱人。

“啊，您好……”我不自觉地增加了那种声音中的分量。

“嗯，我好。”她毫不客气。

……脸竟然一点也不脸红。

不对，这是打电话，那我应该看不见她脸红啊？

“你相信灵魂吗？”她突然问。

这是什么意思？

她是教徒吗？

“什么灵魂？”我小心翼翼地问。

“大小姐，还是先别说这个了……”我听见管家小声地叫她，但她没理睬。

“人的灵魂。”她断然地回答。“寄居在身体里，却又不是身体一部分的东西，灵魂！”

“在身体里，却不是身体一部分的东西……听上去像是绦虫呢？”我想把话题引开。

“嗯，差不多，都是些讨厌的东西！”

更不懂了……

“大小姐，我只是来做家教的。所以……”

此时，在电话的另一头……

“怎么听上去像个白痴男生啊？”女孩回过头，用手捂住话筒，对管家说：“我们真要找这家伙做家教吗？”

“呃……”管家面露难色。“应该不会错的，您也知道，

他……”

“唉，真是不幸啊！”女孩发出无奈的叹息，摇了摇头。

更不幸的是，我的耳朵比她想象的灵敏。

白痴？她在说我吗？

拜托，出生十九年以来，我可是一直活在天才少年的光环里啊！

“喂喂，你说谁是白痴啊？”我不甘心大声辩驳：“如果你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呆滞，那是因为我刚被你们的电话叫起来，还没醒透而已！而且，就算真觉得人家不聪明，也要放在心里想想就算了，为什么要大声说出来啊？”

“啊嘞……你能听到我说话啊？对不起，我应该把话筒捂严一点再说的！”

“你那么大声喊，就算挂掉电话，也有半个北京城都听得见的。”

“不好意思，老师是个笨蛋这个惊天秘密，一下子就让半个北京的人知道了。”

“才没有这样的秘密！”

“不是秘密，那么是常识咯？”

“……我倒盼着自己能那么有名呐。”我嘴上顽抗，心里却悲怆地感到了几分智力上的挫败感。

刚才真的是我迟钝了吗？

不可能，她那种话题任谁也没法理解吧？

可要是想去辩白，却又总有跳进黄河洗不清的认输感

夜寒

觉——再说黄河本来就是黄的，洗得清才是怪事。

真是糟透了。

和刚认识的女孩子没说上五句话就被骂成白痴。

这要是在恋爱游戏里，准该获得隐藏成就了。

“你生气了吗？”她好奇地问，听不出潜台词是关心还是嘲讽。

“没有。”我短促地回答。

不，我才不认输呢！一定要想办法扳回来。

“太小姐……要不，还是我来说吧？”我听见管家在旁边小声解围。

“不要，我刚才似乎说错话惹老师生气了，正在想着用什么方式道歉呢！”

“那你快道歉吧！我宽宏大量，一定接受！”我插嘴。

“对不起，真是太抱歉了！”她装乖巧地说，“下次想说错话的时候，一定要在背地里，不让你听见！”

“你也会‘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啊？”我决定无视她话里的刺。

“放心吧，我会找到理发师的树洞^①，对它大声倾诉。”

挺有王家卫的风格……不对，你可不像那种“说出来就好

①出自南斯拉夫民间童话。讲述有位国王长着驴耳朵，平常戴着帽子，只有理发师知道这个秘密，国王说如果理发师向别人泄密就杀死他。理发师为了排解心里的压力，到旷野中找到一棵树，对着树洞倾吐了这个秘密。后来有人从这棵树上摘下叶子做成口哨，一吹就发出“国王长着驴耳朵”的哨音。皇帝气急败坏，却又无法惩罚理发师，索性从此再也不戴帽子了。王家卫的电影中常引此典。

了”的人畜无害角色。

“然后呢？你打算摘下那棵树上的叶子做成口哨在全北京大派送吗？”

电话那边沉默了。

“哇，你怎么知道我的秘密计划的？”她的声音塞满夸张的惊诧。“老师难道会读心术？”

竟然真是这么想的！

“厉害吧，我可是能从电话线上读取你的脑电波呢。”

“省省吧，你明明用的是手机。”

“无线电波也大同小异啦！”

“啊咧，居然有这种作弊一样的能力？”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快教给我吧！”

“想学的话，请我做家教不就好了？”我弄出一副捉弄人的腔调。

“唔……”她犹豫了一下。

“蔚然，我决定了，就是他了！”

她似乎是在对管家喊话。

可是她没有把话筒挪开，其结果就是喊得我耳朵生疼……

不过，这该算是考验过关吧？

因为我听到了她欢快的笑声。

我长出一口气。

总算可以摘掉刚才那个耻辱的“隐藏成就”了。

“锵锵，恭喜你被艾家聘任为家庭教师。”她像娱乐节目的

夜寒

主持人一样煽情地宣布。别说，她自配的电台效果音还挺有气氛的。“值此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的幸运儿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虽然最想说的是“拜托你能不能拿出一点真正大小姐的淑女气质来”，不过我还是忍住了。

唉，我本来对大小姐的想象可是脸色苍白，用扇子挡着嘴，低着眼睫，一副怯生生的模样的。

恐怕无一命中。

姑且理解为是时代变了吧……也许现在，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都这么任性，就容忍她好了。

“感谢国家，感谢大小姐。”我喃喃地回答。

“唔，居然机敏地先谢国家，不给我任何吐槽的把柄呢。”

“嘿嘿，所以我其实很聪明的。”

“这么笑很傻气的。”她尖锐地评论：“呐，电波读心术什么的教不教我倒无所谓。不过，可一定要帮我考入你的大学哦。我已经确立志向，要做你的学妹！”

“防火防盗防师兄这类名言你没听说过吗？”

“可别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清华培养出了你这样的笨蛋学长以后，如果没有如我一般完美出色的学妹挽回颜面，清华的名声一定会坏掉吧。”

“呃……”回想我这一年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经历，我也没什么力气反驳她。

特别是出来做了家教以后，自己的学业更荒废得厉害。

说是不务正业，其实副业也几乎什么都没做。好像时间都蒸发飘进了平流层一样。

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不想去熟悉；知识都是陌生的，不想去掌握；生活方式是陌生的，不想去适应；连自己的心情也是陌生的，不想去调整。

我有什么必要去做这些事吗？我有什么必要去做任何事吗？

就是这样的心境。

上了大学以后，好像是自发地就进入了这种状态。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也不需要原因。

所以，她这么说起来，我还是很有几分受触动的。

“好啦，那就这样吧。蔚然会和你讲清其他细节问题，我先去做作业咯。”她神气活现的声音让我如梦初醒。

“啊？”

这就要走啦？

心里忽然有点奇怪的急迫，好像不情愿就这么说再见呢。

想和她再说点什么。

当然，难免不被她再捉弄。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总想再说点什么。

而且，对了，我想起来：一上来那些信不信灵魂之类的话算什么啊？

也不解释清楚，就要走了吗？

“拜拜！”